正蒙集說

正蒙集說卷之八

後學武進楊　方達　纂

中正篇第八

中正然後貫天下之道。此君子之所以大居正也。蓋得正則得所止。得所止。則可以弘而至於大。樂正子顏淵。知欲仁矣。樂正子不致其學。足以為善人信人。志於仁無惡而已。顏子好學不倦。合仁與智。具體聖人。獨未至聖人之止爾。

首句言中正。下則專言正者。蓋正是骨子。所以正先於中也。正者。君子所當止之地。如射之的。未有不正而能中者。然弘而至於大者。非學不能。正子顏淵。皆

得正而得所止者也。正子未學。所以不能弘而至於大。顏子好學弘而至於大矣。特未至聖人之止。有未化焉爾。蓋得所止者。知至至之。至聖人之止。則知終終之。而中正皆歸於化矣。

學者中道而立。則有位以弘之。無中道而弘。則窮大而失其居。失其居。則無地以崇其德。與不及者同。此顏子所以克己研幾。必欲用其極也。未至聖而不已。故仲尼賢其進。未得中而不居。故惜夫未見其止也。

此申上意。中道者。天理之至當處也。立於此。則有可弘之地以至於大。非是則不得所止而失其居。窮大者過中之大。窮大而失其居。則崇德無可據之地。與

不及者何異此顏子所以克己研幾必欲用其中也未至聖而不已謂必至聖而後已也未得中而不居謂必得中而後居也

大中至正之極文必能致其用約必能感而通未至於此其視聖人恍惚前後不可爲之像此顏子之難乎

亦申上意大中至正之極此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至此則文不徒文而致用有道約不徒約而感通以時未至此則雖博文約禮而未用其極故瞻在前而忽在後也

可欲之謂善志仁則無惡也誠善於心之謂信充內形外之謂美塞乎天地之謂大大能成性之謂聖天地同

流陰陽不測之謂神。

申前文樂正子意。

高明不可窮博厚不可極。則中道不可識。蓋顏子之歎也。

申前文顏子意。高明不可窮。仰彌高也。博厚不可極。鑽彌堅也。中道不可識。瞻之在前。忽焉在後也。

君子之道。成身成性以為功者也。未至於聖。皆行而未成之地爾。

唯盡性可以踐形。成身即成性也。成性則聖矣。未至於聖。如樂正子固不足言。在顏子猶為未成性爾。易言行而未成。乃潛龍之意。與此異。

大而未化，未能有其大，化而後能有其大。

大而未化，則其大猶未忘於勉，而非己有矣。必至於化而後義精仁熟，為能有其大焉。

知德以大中為極，可謂知至矣。擇中庸而固勉之，乃至之之漸也。惟知學然後能勉，能勉然後日進而不息可期矣。

知至則當固執以至之。學而能勉，則日進不息矣。文言曰：知至至之，謂知所至之地而至之也。

體正則不待矯而弘，未正必矯，矯而得中，然後可大。故致曲於誠者，必變而後化。

矯猶矯揉之矯，人為習染所移，不嫌於矯小過以求

合於中。曲者性之偏處。致曲即矯也。變而後化。則矯而得中者也。

極其大而後中可求。止其中而後大可有。

聖人之道。中而已矣。非大心不足以求中。非止中不能以有大。此與上文中道而立則有位以弘者。相發明而不悖也。

大亦聖之任。雖非清和一體之偏。猶未忘於勉而大爾。若聖人則性與天道無所勉焉。

此節言聖之任者。雖非清和一偏。然勉則不可言聖。下節言清和不勉。雖可言聖。然偏則非聖之大。

無所雜者清之極。無所異者和之極。勉而清。非聖人之

清勉而和。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不勉不思而至焉者也。勉蓋未能安也。思蓋未能有也。

此亦大而未化者。

不尊德性。則學問從而不道。不致廣大。則精微無所立其誠。不極高明。則擇乎中庸。失時措之宜矣。

德性也。廣大也。高明也。皆吾本心之體。學不求之於心。則無所歸宿。故不尊德性。則不知學問為何事。不致廣大。則不能立誠以窮理。不極高明。雖擇乎中庸。而失時措之宜也。

絕四之外。心可存處。蓋必有事焉。而聖不可知也。

聖人絕四之外。心可存處。豈槁木死灰。一無所事乎。

蓋必有事焉以存其心。而又聖不可知。非始學者所能測度也。

不得已。當為而為之。雖殺人皆義也。有心為之。雖善皆意也。正己而物正。大人也。正己而正物。猶不免有意之累也。有意為善。利之也。假之也。無意為善。性之也。由之也。有意在善。且為未盡。況有意於未善耶。仲尼絕四。自始學至成德。竭兩端之教也。

深明有意之不可也。意必固我。皆生於意。正己而正物者。因欲正物而後正己。如所謂以善服人是也。仲尼以絕四為教。自始學以至成德。所以克治融釋者。不外乎此。所謂竭兩端之教也。

不得已而後爲。至於不得爲而止。斯智矣夫。

此聖人行所無事之妙。絶無意必固我者。

意有思也。必有待也。固不化也。我有方也。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爲不相似。

起於意。遂於必。流於固。而成於我。四者相因。皆私也。天理一貫。則無意必固我之鑿。意必固我。一物存焉。非誠也。四者盡去。則直養而無害矣。

天理流行無間。則至誠無妄。而四者自不能入。妄去然後得所止。得所止。然後得所養而進於大矣。無所感而起。妄也。感而通。誠也。計度而知。昏也。不思而得。素也。

意必固我盡去則此心湛然得所止然後可養而進於大也人心寂然感而遂通凡無感而起者皆妄也有感則有應乃實理之自然計度而後知由於德性之昏昧不思而得者本然之知也故曰素素者猶言合下如此也

事豫則立必有教以先之盡教之善必精義以研之精義入神然後立斯立動斯和矣

上文言不思而得素也疑於必聖人而後可故此復申之言不思而得者蓋素從事於教而有精義入神之功故無待臨事計度用其私心而立之斯立動之斯和也

志道則進據者不止矣依仁則小者可游而不失和矣

志道則進而據於德者自不容止依仁則小物不遺而動息有養蓋以四事而兩解也

志學然後可與適道強禮然後可與立不惑然後可與權

博文以集義集義以正經正經然後一以貫天下之道

博文集義皆志學以後事正經強禮也貫道不惑也將窮理而不順理將精義而不徙義欲資深且習察吾不知其智也

此言不行則亦無從知之也今將窮理而於所行不循其自然則是穿鑿自私也今將精義而於事之未

善不能從以從善則是自治不勇也以此而望其於理取之不盡用之不竭且識其理之所以然不智甚矣

知仁勇天下之達德雖本之有差及所以知之成之則一也蓋謂仁者以生知以安行此五者知者以學知以利行此五者勇者以困知以勉行此五者

張子蓋本論語安仁利仁之說朱子用其說而以智為生安又微有異

中心安仁無欲而好仁無畏而惡不仁天下一人而已惟責己一身當然爾

此釋表記文以申生安之說然惟責己一身當然爾

非所望於衆人也。

行之篤者。敦篤云乎哉。如天道不已而然篤之至也。

此釋中庸之義。以申學利困勉之說。君子終日乾乾。

如天道不已。此爲篤行者也。

君子於天下。達善達不善。無物我之私。循理者共悅之。不循理者共改之。改之者。過雖在人如在已。不忘自訟。共悅者。善雖在已。蓋取諸人而爲。必以與人焉。善以天下。不善以天下。是謂達善達不善。

物我一體。故善不善皆與人同。

善人云者。志於仁而未致其學。能無惡而已。君子名之必可言也如是。

善人稱其實而名。故曰名之必可言。

善人。欲仁而未致其學者也。欲仁。故雖不踐成法。亦不陷於惡。有諸己也。不入於室。由不學。故無自而入聖人之室也。

此申言善人之所以爲善人。有諸己。則善而信矣。聖人之室。美大聖神是也。

惡不仁。故不善未嘗不知。徒好仁而不惡不仁。則習不察。行不著。是故。徒善未必盡義。徒是未必盡仁。好仁而惡不仁。然後盡仁義之道。

未有眞好仁而不惡不仁者。張子蓋就略知仁義之爲美者言之。察惡未盡。雖善亦粗。其究至於含糊苟

且長惡遂非。故惡不仁。乃所以成仁也。今不惡不仁。是未必盡義。既未盡義。將陷於不仁而不自覺。故未必盡仁。必好仁惡不仁。然後不徒善不徒是而仁義兼盡。

篤信好學。篤信不好學。不越為善人信士而已。

篤信只是志仁事。未能造好惡之甚也。

好德如好色。好仁為甚矣。見過而內自訟。惡不仁而不使加乎其身。惡不仁為甚矣。學者不如是。不足以成身。故孔子未見其人。必歎曰已矣乎。思之甚也。

好惡之甚。謂成德之人。非篤信而好學者不能。

孫其志於仁則得仁。孫其志於義則得義。惟其敏而已。

此與下節皆明好學之義孫非特卑遜也不陵節而施之謂孫蓋勉勉循循下其心以求之則理無不得其功要在於敏也此段即書曰惟學遜志務時敏之意

博文約禮由至著入至簡故可使不可叛而去

古今事變之文皆道之顯者故曰至著禮則於博文之中而有歸宿爾故曰至簡

溫故知新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德繹舊業而知新蓋思昔未至而今至緣舊所見聞而察來皆其義也

多識以下四條皆釋溫故知新之義

責己者當知天下國家無皆非之理故學至於不尤人

學之至也。

天下國家無皆非之理。必在已者未盡其道爾。知在己者未盡。則自治不暇。又何尤人之有。學至此。方爲善學者也。

聞而不疑。則傳言之。見而不殆。則學行之。中人之德也。聞斯行。好學之徒也。見而識其善。而未果於行。愈於不知者爾。世有不知而作者。蓋鑿也。妄也。夫子所不敢也。故曰我無是也。

不疑則已信矣。故可傳。不殆則已安矣。故可行。識其善而不果於行者。特愈於不知而作者爾。若不知而作。則失益甚矣。

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私淑艾以敎人。隱而未見之仁也。

私淑艾。謂默自治也。敎人。敎也。此即上節中人之德。好學之徒也。隱而未見。猶曰闇然之仁爾。

爲山平地。此仲尼所以惜顏回未至。蓋與互鄉之進也。

惜顏子者。一簣之虧。進互鄉者。平地之覆。

學者四失。爲人則失多。好高則失寡。不察則易。苦難則止。

此釋學記之意也。爲人之學失之多。記誦雜博是也。好高之學失之寡。脫略曠達是也。不察。謂鹵莽滅裂。而有妄行之失也。苦難。謂逡巡畏縮而有自畫之失

也。
學者舍禮義。則飽食終日。無所猷為。與下民一致。所事不踰衣食之間。燕游之樂爾。
禮義學者之大閑也。若舍此而事衣食燕游之欲。亦可鄙之甚矣。
以心求道。正猶以己知人。終不若彼自立彼。為不思而得也。
以心求道。如以己知人。人與己二也。彼自立彼。則與道為一矣。所以謂之終不若也。此所謂勉蓋未能安也。思蓋未能有也。
考求迹合以免罪戾者。畏罪之人也。故曰考道以為無

失。

考求合於古迹。此正以心求道者。雖不能與道為一。然亦可以寡過也。張子引表記之言。而意略不同。

儒者窮理。故率性可以謂之道。浮圖不知窮理。而自謂之性。故其說不可推而行。

性即理也。儒者窮理。循其性之自然。無適而非道。不待求之日用彝倫之外。而可推行於天下國家也。浮圖不知窮理。非不自謂見性。而其說不可推而行。則不可謂之性也明矣。

致曲不貳。則德有定體。體象誠定。則文節著見。一曲致文。則餘善兼照。明能兼照。則必將徙義。誠能徙義。則德

自通變能通其變則圓神無滯

此釋中庸文而義與朱傳異能致其偏曲誠一不貳則德成矣有定體者有德可據也體象定者誠而形也文節著見一身之文餘善兼照明及遠也既明則自能動而徙義徙義則自能變通能通變則圓神無滯而化矣所謂形著動變是也

有不知則有知無不知則無知是以鄙夫有問仲尼竭兩端而空空易無思無爲受命乃如響聖人一言盡天下之道雖鄙夫有問必竭兩端而告之然問者隨才分各足未必能兩端之盡也

此以下專言教之事以易之無思無爲受命如響証

聖人之空空無知而竭兩端之教亦與朱子說異

教人者必知至學之難易知人之美惡當知誰可先傳此誰將後倦此若灑掃應對乃幼而遜弟之事長後教之人必倦弊惟聖人於大德有始有卒故事無大小莫不處極今始學之人未必能繼妄以大道教之是誣也

至學至於學也難易以事言美惡以質言張子謂門人小子當先傳以儀文末節使之知遜弟習勤勞若長大而後使之爲此則必厭倦矣惟聖人有始有卒得其大而不遺其小若初學者驟語以大道而未必能繼則將有厭薄小物脫略細務之心矣

知至學之難易知德也知其美惡知人也知其人且知

德。故能教人使入德。仲尼所以問同而答異以此。

此與上條。皆發明學記知至學之難易而知其美惡兩句意。見盡其道者惟仲尼也。

蒙以養正。使蒙者不失其正。教人者之功也。盡其道。其惟聖人乎。

此以養正聖功爲養蒙以正。乃聖人之教之功。與傳義異。

洪鐘未嘗有聲。由叩乃有聲。聖人未嘗有知。由問乃有知。

聖人胸中包藏許多道理。若無人叩擊。則無由發揮於外。一番說起。一番精神也。

有如時雨化之者。當其可。乘其間而施之。不待彼有求有為而後教之也。

有求者則因問而答。有為者則因事而教。

志常繼。則罕譬而喻。言易入。則微而臧。

善於教者。開示其志而不盡言。使人有所玩索而自得。有能繼其志者。少所比方。而已默喻矣。言易入者。雖微發其端。而能使人善之也。志常繼者上也。言易入者次之。

凡學。官先事。事先志。謂有官者先教之事。未官者使正其志焉。志者。教之大倫而言也。

此與上條皆釋學記。大倫。猶言大節。

道以德者。運於物外。使自化也。故喻人者。先其意而遜其志可也。蓋志意兩言。則志公而意私爾。

物蓋政刑之類。道以德者。躬行以率之。自有一段精神運於物外。使民默化而不自知也。先其意者。謂民有所欲。及其未發而先引之。遜其志者。遜以入之而不急迫。所謂運於物外使自化也。志乃心之所之。是一直去底。意又志之經營謀度者。公私二字。只就志意彷彿言之。非天理人欲之謂。

能使不仁者仁。仁之施厚矣。故聖人并答仁智以舉直錯諸枉。

先其意而遜其志。則不仁者皆化而爲仁矣。舉直錯

枉。皆喻人之事。

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所謂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者也。以愛己之心愛人。則盡仁。所謂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者也。以衆人望人。則易從。所謂以人治人改而止者也。此君子所以責己責人愛人之三術也。

術。猶法也。

有受教之心。雖蠻貊可教。爲道既異。雖黨類難相爲謀。大人所存。蓋必以天下爲度。故孟子教人。雖貨色之欲。親長之私。達諸天下而後已。

貨色親長。雖一人之私。然達之天下無不同者。此大人所以必以天下爲度也。

子而孚化之。衆好者翼飛之。則吾道行矣。

孚從爪從子。如鳥抱卵覆育之也。衆好亦指羽族言。翼飛。輔翼其行也。言教人如是。則吾道行矣。孚化之者教之本。翼飛之者教之術。

正蒙集說卷八

正蒙集說卷之九

後學武進楊

至當篇第九

至當之謂德百順之謂福德者福之基福者德之致無入而非百順故君子樂得其道

至當者所行合宜也非道得於己者不能故謂之德循天下之理之謂道得天下之理之謂德故曰易簡之善配至德

易簡即德也曰配云者以易言之

大德敦化仁智合一厚且化也小德川流淵泉時出之也

仁智皆德。然仁自仁。智自智。不見其爲大德。惟仁智合一。渾然全體。厚而且化。所以爲大德也。川流即化之發見處。

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大者器。則小者不器矣。

士君子於根本節目大處。不出規矩。已成大器。則於其細行。自不拘一隅。而可以不器焉。此是一串說。如小德出入。亦把做好了。子夏之言。不能無弊。故張子云然。

德者得也。凡有性質而可有者也。

凡有性質。皆可有德。以其爲吾之固有也。如耳目聰明之類。

日新之謂盛德。過而不有。不凝滯於心。知之細也。

日新無窮。乃謂盛德。一有凝滯。即非日新。過而不有。不凝滯於心者。日新之盛德也。知之細者。文理密察之謂。

浩然無害。則天地合德。照無偏繫。則日月合明。天地同流。則四時合序。酬酢不倚。則鬼神合吉凶。天地合德。日月合明。然後能無方體。無方體。然後能無我。

浩然無害者。直養而無害也。照無偏繫者。公明之謂也。天地同流者。仁義時出。變化無窮也。酬酢不倚者。中正妙應。無所倚著也。

禮器則藏諸身。用無不利。禮運云者。語其達也。禮器云

者以其成也達與成體與用之道合體與用大人之事備矣禮器不泥於小者則無非禮之禮非義之義蓋大者器則出入小者莫非時中也子夏謂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斯之謂爾

此釋禮器禮運二字之義禮器云者是修性而成器於己故曰藏諸身用無不利也禮運則達順而運諸天下故曰語其達達即運也成者成器也德不外禮故以禮言之

禮器則大矣脩性而非小成者與運則化矣達順而樂亦至焉爾

禮與性成則大禮樂同流故化

萬物皆備於我。言萬物皆有素於我也。反身而誠。謂行無不慊於心。則樂莫大焉。

有素。言素具也。

未能如玉。不足以成德。未能成德。不足以學天下。脩己以安人。脩己而不安人。不行乎妻子。况可慊於天下。

如玉。言琢磨之純也。慊乎天下。見哀公問。慊。猶至也。

正己而不求於人。不願乎外之盛者與。

脩己固以安人。然脩己之功。不可求之於人。故引不願外言之。

仁道有本。近譬諸身。推以及人。乃其方也。必欲博施濟衆。擴之天下。施之無窮。必有聖人之才。能弘其道。

正己固不可求人。然人有不安。即己有未正。故引仁道取譬言之。

制行以己。非所以同乎人。

言聖人處己如此。不以是責人敎人也。

必物之同者。己則異矣。必物之是者。己則非矣。

物即人也。凡所行事。必欲人同乎己。則同在人而異反在己矣。必欲人以己爲是。則是在人而非反在己矣。前言反己者必知天下國家無皆非之理。即此意

能通天下之志者。爲能感人心。聖人同乎人而無我。故和平天下。莫盛於感人心。

天下殊方異域。然其志則無不同。惟能通天下之志。

知其無不同。然後以我之心。感彼之心而無難焉。聖人心同乎人。廓然大公。物我無間。能通天下之志者也。故和平天下。莫大於感人心。

道遠人則不仁。

仁者人也。遠人則違乎仁。

易簡理得則知幾。知幾然後經可正。天下達道五。其生民之大經乎。經正則道前定。事豫立。不疑其所行。利用安身之要莫先焉。

此條之意。欲人知義之即爲經也。神化篇言見幾則義明。動而不括則用利。屈伸順理。則身安而德滋。又曰知幾其神。由經正以貫之。則寧用終日。斷可識矣。

又曰精義入神豫之至也即此條之意

性天經然後仁義行故曰有父子君臣上下然後禮義有所錯

天經達道也天經出於仁義之性故能性乎天經則仁義行矣

仁通極其性故能致養而靜以安義致行其知故能盡文而動以變

性以靜爲體知以動爲用靜以安則止而不遷動以變則動而不括

義仁之動也流於義者於仁或傷仁體之常也過於仁者於義或害

斷制太過。則傷於仁。惻怛太過。則傷於義。仁義相爲體用而不可偏也。

立不易方。安於仁而已乎。

恒大象曰。君子以立不易方。張子引之。以爲安於仁者。心與理一。所以隨遇皆得。初不易其所守也。

安所遇而敦仁。故其愛有常心。有常心。則物被常愛也。

此釋易大傳安土敦乎仁故能愛之意也。程子言公仁。仁則愛。意亦相近。

大海無潤。因暍者有潤。至仁無恩。因不足者有恩。樂天安土。所居而安。不累於物也。

仁者大公無我。樂天安土已爾。豈有意爲歡虞之惠

哉。惟不用恩而恩無不加焉。此其所以能愛也。傷暑爲暍。

愛人然後能保其身。自注。助寡則親戚畔之。能保其身。則不擇地而安。不能有其身。則資安處以置之。不擇地而安。蓋所達者大矣。大達於天。則成性成身矣。

愛人者人亦愛之。何身之不可保。上言安所遇故能愛。此又言能愛然後能安所遇。當其安所遇。蓋以仁愛之心處之。及其處之而安。則仁心益篤。大達於天。而成性斯成身矣。

上達則樂天。樂天則不怨。下學則治己。治己則無尤。

上達而樂天理。則知天之所以命我者皆正命。何怨

之有。下學而反已。則知我之所以自脩者無與於人。
何尤之有。
不知來物。不足以利用。不通晝夜。未足以樂天。聖人成其德。不私其身。故乾乾自強。所以成之於天爾。
吉凶悔吝。皆來物也。知幾然後不疑所行。而可以利用。死生鬼神。皆晝夜也。知命然後殀壽不二。而足以樂天。是皆非梏於形體者所能及也。故惟聖人能與天無間。
君子於仁聖。爲不厭。誨不倦。然且自謂不能。蓋所以爲能也。能不過人。故與人爭能。以能病人。大則天地合德。自不見其能也。

君子之道達諸天。故聖人有所不能。夫婦之智淆諸物。故大人有所不與。

君子之道。即天道也。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憾。天地且不能盡道。況於人乎。此聖人所以有不能也。即其道中之末節。為夫婦所與者。然以其無關於大也。則大人略之矣。此亦聖人不知不能之事也。

匹夫匹婦。非天之聰明。不成其為人。聖人。天聰明之盡者爾。

天聰明之盡。故曰亶。

大人者。有容物。無去物。有愛物。無徇物。天之道然。天以直養萬物。代天而理物者。曲成而不害其直。斯盡道矣。

去。棄之也。容而不去。曲成之心。愛而不徇。不害其直之道。此大人與天爲一者也。

志大則才大事業大。故曰可大。又曰富有。志久則氣久德性久。故曰可久。又曰日新。

志既大。則才與事業皆充拓得去。志爲氣之帥。故志既久則氣亦隨之。而德性俱久矣。是以君子立志爲貴。

清爲異物。和爲徇物。

此隘與不恭之弊。君子所以不由。

金和而玉節之則不過。知運而貞一之則不流。道所以可久可大。以其肖天地而不離也。與天地不相似。其違

道也遠矣。

知周萬物。始條理也。道濟天下。終條理也。金和而以玉節之。則不過矣。知運則不膠於常。貞一則能守乎正。旁行者知之運。貞夫一則不流矣。

久者一之純。大者兼之富。

不二則久。無我則大。

大則直不絞。方不劇。故不習而無不利。

坤六二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以學言之。德而至於充實光輝之地。則直而不絞。方而不劇。故不疑其所行也。絞。謂急切。劇。傷也。常情直則多絞。方則多劇。惟大則自無絞劇之弊。

易簡然後能知險阻。易簡理得。然後一以貫天下之道。

易簡故能說諸心。知險阻故能研諸慮。知幾為能以屈為伸。

易者乾之德也。簡者坤之德也。人若能如乾坤所行易簡。則自然凡事循理。遇有憂患。知前有險不可乘。知前有阻不可冒。易簡理得。則險阻不難於知而處之矣。平日則以說諸心。臨變則以研諸慮。研慮而知幾。則雖遇險阻在前。以屈為伸。而處之裕如也。本義說心指乾。研慮指坤。與此自別。

君子無所爭。彼伸則我屈。知也。彼屈則吾不伸而伸矣。又何爭。

彼直而伸。則我曲而屈。不可爭也。不爭知矣。若曲在彼。則直在我。吾不伸而伸。不必爭也。又何爭。

無不容。然後盡屈伸之道。至虛則無所不伸矣。君子無所爭。知幾於屈伸之感而已。精義入神。交伸於不爭之地。順莫甚焉。利莫大焉。

無不容。故能忘人我而盡屈伸之道。至虛所以無不容也。盡屈伸之道。則無所不伸矣。無所爭。則能審彼已而知屈伸之幾。精義入神。所以知幾也。知屈伸之感。則交伸於不爭之地矣。屈為伸之本。能屈則能伸。伸固伸。屈亦伸也。何不順乎。何不利乎。

天下何思何慮。明屈伸之變。斯盡之矣。

屈所以爲伸。伸所以爲屈。然皆自然之常理爾。知屈伸之爲自然。則天下之理。自不容於思慮矣。

勝兵之勝。勝在至柔。明屈伸之神爾。

柔者屈之謂。至能勝剛則伸矣。是兵家以屈而伸也。

敬斯有立。有立斯有爲。

敬者。一心之主宰。萬事之根本。故敬斯有立。而事可爲矣。

敬。禮之輿也。不敬則禮不行。

禮以敬爲本。

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仁之至也。愛道之極也。

釋曲禮之意。恭敬則無怠慢。撙節則無驕溢。退讓則

無怨爭樽裁抑也明猶發揮也君子自卑尊人與人爲善也故曰仁之至不有其善不喪厥善矣故曰愛道之極

己不勉明則人無從倡道無從弘教無從成矣

明明善也不明乎善則人無從表率道無從擴充教無從品節矣

禮直斯清撓斯昏和斯利樂斯安

直者心無私曲之謂人能敬以直內則心潔清而禮明若少有私曲則爲邪所撓而昏矣敬純則和和至則樂和者從容不迫之意利則行之順樂者歡欣交暢之意安則得之固矣

將致用者。幾不可緩。思進德者。徙義必精。此君子所以立多凶多懼之地。乾乾德業不少懈於趨時也。

幾不可緩。謂當以知幾為急也。人不知幾。則豈能利用。精於徙義則德日進。未有思進德而不先徙義者。

多凶多懼。謂危地。如乾九三之位。

動靜不失其時。義之極也。義極則光明著見。惟其時物前定而不疚。

釋艮彖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之意。時物。當幾之物。即義也。前定不疚。則時動而動。時靜而靜。其理自光明著見矣。

有吉凶利害。然後人謀作。大業生。若無施不宜。則何業

之有。

釋易大傳吉凶生大業之意蓋惟有吉凶利害故趨吉避凶人謀作而事業生矣若無施不宜略無吉凶利害則人謀不必作而大業又何由以生哉

天下何思何慮行其所無事斯可矣

聖人人謀作大業生一因吉凶利害而有所謂不得已而爲雖有事實行所無事也同歸於何思何慮而已。

知崇天也形而上也通晝夜而知其知崇矣

晝夜者幽明死生人鬼之道也所謂形而上者也易曰知崇如天何以臻此哉亦惟通乎動靜循環之理

則庶幾矣。

知及之。而不以禮性之。非己有也。故知禮成性而道義出。如天地位而易行。

不以禮性之。不以禮成性也。知成性。則道出不窮。禮成性。則能止於義。如天地既位而陰陽變化於其間矣。皆釋繫辭。○朱子曰。橫渠說成性。謂是渾成底性。知禮成性。如習與性成之意同。○且如堯舜性之。是其性本渾成。學者學之。須是以知禮做到他成性處。

知德之難言。知之至也。孟子言我於辭命則不能。又謂浩然之氣難言。易謂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又以尚辭爲聖人之道。非知德達乎是哉。

天下最難言者德也。知德之難言。則知之至矣。故孟子於辭命則曰不能。於浩然之氣則曰難言。易謂不言而信。亦以德行在乎默識。不假言詞。又以尚辭爲聖人之道。見辭之不易也。非知德能通於是哉。

闇然。修於隱也。的然。著於外也。

脩於隱謂君子立心於人所不知之地也。著於外謂小人惟務顯暴於外也。

正蒙集說卷九

正蒙集說卷之十

後學武進楊　方達　纂

作者篇第十

作者七人。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制法興王之道。非有述於人者也。

制法興王之道。如八卦。書契。網罟。稼穡。醫藥。器用。衣裳。宮室。歷象。律呂。畫野。分州。井田。封建之類。皆非有述於前也。

以知人為難。故不輕去未彰之罪。以安民為難。故不輕變未厭之君。及舜而去之。堯君德。故得以厚吾終。舜臣德。故不敢不虞其始。

人臣罪未彰而輕去之。則下無全才矣。人君民未厭而輕變之。則民將驚疑矣。及舜而去之。謂如四凶之類。至舜而方誅之也。此雖似輕去輕變者。殊不知堯君德於人無不容。故得以厚吾終。舜臣德於分有所不敢。故不得不虞其始。四凶皆有爵土者。故曰未厭之君。

稽衆舍己。堯也。與人為善。舜也。聞善言則拜。禹也。用人惟己。改過不吝。湯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文王也。

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朱子謂文王之德。雖事之無所前聞者。亦無不合於法度。雖無諫諍之者。亦未嘗不入於善。傳所謂性與天合是也。高雲從曰。不聞亦式。

敬之至也。不諫亦入。虛之至也。亦通。

別生分類。孟子所謂明庶物察人倫者與。

自親親之殺。尊賢之等。以至於貴賤上下。士農工賈。鰥寡惸獨。暨鳥獸草木魚鼈。皆所謂別生分類也。

象憂喜。舜亦憂喜。所過者化也。與人為善也。隱惡也。所覺者先也。

即與象同憂喜一事。而四美具焉。憂喜因象。事過弗留。所過者化也。彼以愛兄之道來。即誠信而喜之。與人為善也。如謨蓋之惡。隱而不宣。隱惡也。如所云奚而不知。不假逆億。所覺者先也。

好問好察邇言。隱惡揚善。與人為善。象憂亦憂。象喜亦

喜。皆行其所無事也。過化也。不藏怒也。不宿怨也。

與上條意略同。

舜之孝。湯武之武。雖順逆不同。其爲不幸均矣。明庶物察人倫。然後能精義致用。性其仁而行。湯放桀有慚德而不敢赦。執中之難也。如是。天下有道而已。在人在己。不見其間也。立賢無方也。如是。

舜雖順。湯武雖逆。然皆處人倫之變。其爲不幸均矣。舜之生知安行。不可及已。湯之執中而立賢無方。何以加之哉。

立賢無方。此湯所以公天下而不疑。周公所以於其身望道而必吾見也。舊注。周公上疑有坐以待旦四字。

於其身。欲於其身親見之也。

帝臣不蔽。言紂有罪。已不敢違天縱赦。既已克之。今天下莫非上帝之臣。善惡皆不可揜。惟帝擇而命之。已不敢不聽。

虞芮質厥成。訟獄者不之紂而之文王。文王之生。所以縻繫於天下。由多助於四友之臣爾。

此釋詩意言文王所以繫天下之心。由有疏附先後奔走禦侮之四友也。

以杞包瓜。文王事紂之道也。厚下以防中潰。盡人謀而聽天命者與。

以杞包瓜。本姤卦九五爻辭。瓜。善潰之物。瓜潰自內。

故曰中潰杞木之深根者也大抵厚下以防中潰之象紂之時民將潰矣文王爲之結民心固邦本以事紂非盡人謀而聽天命者與○按姤卦一陰在下如瓜之始生勢必延蔓而及於上五以陽剛居尊如樹杞然使之無所緣而上故曰以杞包瓜是瓜字有女子小人之象張子則以爲文王事紂之道與程傳謂至誠求賢說異而理則一也

上天之載無聲臭可象正惟儀刑文王當冥契天德而萬邦信悅故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不以聲色爲政不革命而有中國默順帝則而天下自歸者其惟文王乎

引詩大雅文王之篇四句。謂人取法文王。當冥契天德。亦如天之無聲臭可象。而萬邦自孚信之也。神明兩句。借以証冥契天德。又引皇矣之詩而釋之。見文王所以合於天載者。蓋天德無聲臭。而文王之為政亦無聲色。故其君長諸夏也。無待於革命。但默順帝則。而天下歸心焉。惟文王為能默契。而人所當儀刑也。

可願可欲。雖聖人之知。不越盡其才以勉焉而已。故君子之道四。雖孔子自謂未能。博施濟衆。脩己安百姓。堯舜病諸。是知人能有願有欲。不能窮其願欲。

周有八士。記善人之富也。

富蓋多之謂。

重耳婉而不直。小白直而不婉。

釋譎正之意。

魯政之弊。駁法者非其人而已。齊因管仲。遂併壞其法。故必再變而後至於道。

孟子以智之於賢者爲有命。如晏嬰智矣。而獨不智於仲尼。非天命耶。

言天限其智也。

山滐藻棁爲藏龜之室。祀爰居之義。同歸於不智宜矣。

爰居。海鳥。二事皆黷於鬼神。故爲不智。

使民義。不害不能欽。愛猶衆人之母。不害使之義。禮樂

不與。僑之病與。

論語言子產使民義。義即所以爲敎。然不害其平日之不能敎也。禮言子產猶衆人之母。能食之不能敎也。雖過於愛。不害其平日能使之義也。但禮樂不與。則子產不學之病爾。義而能敎。則幾於禮樂之事矣。

獻子者忘其勢。五人者忘人之勢。不資其勢而利其有。然後能忘人之勢。若五人者有獻子之家。則反爲獻子之所賤矣。

顓臾主祀東蒙。既魯地。則是已在邦域之中矣。雖非魯臣。乃吾事社稷之臣也。

社稷。論語朱註猶云公家。此云事社稷之臣。是主事

神而言也。

正蒙集說卷十

後學武進楊　方達　纂

三十篇第十一

三十器於禮。非强立之謂也。四十精義致用。時措而不疑。五十窮理盡性。至天之命。然不可自謂之至。故曰知。六十盡人物之性。聲入心通。七十與天同德。不思不勉。從容中道。

器於禮者。成其器於禮也。非强立。謂以禮自然而立。非矯揉也。

常人之學。日益而不自知也。仲尼學行習察。異於他人。故自十五至於七十。化而知裁。其德進之盛者與。

此以下三節皆申明上條聖德之意化而知裁如志
學以至從心不踰矩之地漸進不已皆化也然惟聖
人能自名其所至境候分明故曰知裁
窮理盡性然後至於命盡人物之性然後耳順與天地
參無意必固我然後範圍天地之化從心而不踰矩老
而安死然後不夢周公
天地之化時行時止不可一毫與以意必固我所謂
大中之矩也從心不踰矩是心即造化略無踰越矣
從心莫如夢夢見周公志也不夢欲不踰矩也不願乎
外也順之至也老而安死也故曰吾衰也久矣
從心莫如夢者夢成於心之所思也老而不安死是

不順命也，猶未免於顧外也，顧外是踰矩也，不夢周公，是安死順命而無越思也。

困而不知變，民斯為下矣，不待困而喻，賢者之常也，困之進人也，為德辨，為感速，孟子謂人有德慧術知者存乎疢疾，以此，自古困於內無如舜，困於外無如孔子，以孔子之聖，而下學於困，則其蒙難正志，聖德日躋，必有人所不及知而天獨知之者矣，故曰莫我知也夫，知我者其天乎。

張子以困而學之，為遇困而能脩治之義，故其說如此，困，德之辨也，辨，明也，人處困之時，能警悟通曉，故為德辨，能奮發興起，故為感速，蒙難而能正其志，則

德性益堅而日躋也。

立斯立。道斯行。綏斯來。動斯和。從欲風動。神而化也。

有欲斯從。神也。有風斯動。化也。

仲尼生於周。從周禮。故公旦法壞。夢寐不忘爲東周之意。使其繼周而王。則其損益可知矣。

使聖人果得邦家。繼周而王。必也因周而又考諸三王以損益之。豈但從周而已哉。

滔滔忘反者。天下莫不然。如何變易之。天下有道。邱不與易。知天下無道而不隱者。道不遠人。且聖人之仁。不以無道必天下而棄之也。

道不遠人。未有不可化者。明無道之可易也。

仁者先事後得。先難後獲。故君子事事則得食。不以事

事。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仲尼少也國人不知。委吏乘田。

得而食之矣。及德備道尊。至是邦必聞其政。雖欲仕貧。

無從以得之。今召我者而豈徒哉。庶幾得以事事矣。而

又絶之。是誠繫滯如匏瓜不食之物也。

先事後得。與論語義異論語是但知有事。不計有得。

此言先事其事。而後得以食其食也。聖人豈不食如

匏瓜者哉。但欲事其事而不徒食爾。

不待備而勉於禮樂。先進於禮樂者也。備而後至於禮

樂。後進於禮樂者也。仲尼以貧賤者必待文備而後進。

則於禮樂終不可得而行矣。故自謂野人而必為。所謂

不願乎其外也。

此解先進後進為急於行緩於行之義。劉向所謂避小不備而就大不備。則不備莫甚焉。張子倡道關中。先以禮教學者。故其為說如此。文備。儀文之備也。

功業不試。則人所見者藝而已。

釋論語吾不試故藝之意。

鳳至圖出。文明之祥。伏羲舜文之瑞不至。則夫子之文章知其已矣。

文章。即道之顯者。已。止而不行也。

魯禮文闕失。不以仲尼正之。如有馬者不借人以乘習。不曰禮文而曰史之闕文者。祝史所任。儀章器數而已。

舉近者而言。約也。

論語謂有馬者借人乘之。張子則作譬喻解。謂有馬而未調良。必求人以閑習之。喻禮文闕失。當以人考正之。夫子言我猶能知祝史殘闕之文。蓋謙約之辭也。近者。謂末事。

師摯之始。樂失其次。徒洋洋盈耳而已焉。夫子自衛反魯。一嘗治之。其後伶人賤工。識樂之正。及魯益下衰。三桓僭妄。自太師以下。皆知散之四方。逾河蹈海以去亂。聖人俄頃之助。功化如此。用我者期月而可。豈虛語哉。

惟洋洋盈耳。與今說異。

與與如也。君或在朝在廟。容色不忘向君也。君召使擯。

趨進翼如。此翼如。左右在君也。沒階趨進翼如。而張拱翔。賔不顧矣。相君送賔。賔去則白曰賔不顧而去矣。紓君敬也。上堂如揖。恭也。下堂如授。其容舒也。

以上下爲上下堂。與今說異。

冉子請粟。與原思爲宰。見聖人之用財也。聖人於物無畔援。雖佛肸南子。茍以是心至。教之在我爾。不爲已甚也如是。

子欲居九夷。不遇於中國。庶遇於九夷。中國之陋爲可知。欲居九夷。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可行。何陋之有。

欲居之意。與不陋之說。皆與朱註不同。

栖栖者。依依其君而不能忘也。回。猶不回也。

不回者。往而不返之意。

仲尼應問。雖叩兩端而竭。然言必因人爲變化。所貴乎聖人之詞者。以其知變化也。

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不憚卑以求富。求之有可致之道也。然得乃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

愛人以德。喻於義者常多。故罕及於利。盡性者方能至命。未達之人。告之無益。故不以亟言。仁大雖名。人未易及。故言之亦鮮。

此以喻於義爲曉人以義也。

顏子於天下。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故怒於

人者。不使加乎其身。愧於己者。不輒貳之於後也。

此以不遷爲不身自蹈之之意。怒人之不善。不使加乎其身。釋不遷怒。愧己之未善。不輒貳之於後。釋不貳過。○按此以下六節。皆類舉顏子之說。

顏子之徒。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故曰吾聞其語而未見其人也。

此言顏子方隱居以求仕。而未嘗行義以達道也。

用則行。舍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顏子龍德而隱。故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與聖者同。

顏子有聖人之德。故其出處行藏與聖人同。龍德能見能潛。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也。○按此一節。

蒙上節而言。

龍德。聖脩之極也。顏子之進。則欲一朝而至焉。可謂好學也已矣。

聖脩即聖德。德必脩而後成。故不曰聖德而曰聖脩。

。按此承上龍德而原其好學之故也。

回非助我者。無疑問也。有疑問。則吾得以感通其故。而達夫異同者矣。

疑問則有異同。朱註所謂因問而有以相長者。即感通以達異同之義。

放鄭聲。遠佞人。顏淵為邦。禮樂法度。不必致之。惟損益三代。蓋所以告之也。法立而能守。則德可久。業可大。鄭

聲佞人。能使為邦者喪所以守。故放遠之。

禮樂法度。至煩至瑣。故不必一一告之。惟將三代禮樂法度之大者。損益以就於中。乃所以告之也。

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蓋士而懷居。不可以為士。必也去無道。就有道。遇有道而貧且賤。君子恥之。舉天下無道。然後窮居獨善。不見知而不悔。中庸所謂惟聖者能之。仲尼所以獨許顏回惟我與爾為有是也。

仲由樂善。故車馬衣裘喜與賢者共敝。顏子樂進。故願無伐善施勞。聖人樂天。故合內外而成其仁。

樂善故重義輕利。樂進故不自滿足。樂天故合萬物

爲一已。

子路禮樂文章未足盡爲政之道。以其重然諾。言爲衆信。故片言可以折獄。如易所謂利用折獄。利用刑人。皆非卦爻盛德。適能是而已焉。

子路未足盡爲政之道。如以正名爲迂。及爲國以禮。其言不讓。亦可見也。折獄刑人。皆非卦爻盛德。如豐卦下體爲離。其象爲明。君子體雷之象。適可以折獄。若論豐之盛德。則爲以明而動。而成盛大之勢。不止於折獄焉。蒙之初六。利用刑人。謂發蒙之初。用刑不過正法。亦非爻之盛德。

顏淵從師。進德於孔子之門。孟子命世。脩業於戰國之

際。此所以潛見之不同。

以顔孟語潛見。於易爻之義甚合。

犂牛之子。雖無全純。然使其色騂且角。縱不爲大祀所取。次祀小祀。終必取之。言大者苟立。人所不棄也。

大祀謂享帝。次祀小祀。則山川以下之祀也。

正蒙集説卷十一